



VIDEO CD

附赠原著完整电影  
VCD

[美] 海明威 著

# 丧钟为谁而鸣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中国致公出版社

# 丧钟为谁而鸣

[美] 海明威 著

忻明霞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丧钟为谁而鸣/(美)海明威(Hemingway, E.)著;忻明霞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1辑)

ISBN 7-80179-115-0

I. 丧… II. ①海…②忻…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279 号

---

## 丧钟为谁而鸣

---

译者:忻明霞

责任编辑:子 龙

---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燕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64.75

字 数:6877千字

版 次: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

ISBN 7-80179-115-0/I·001

定价:425.00元(全二十三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导 读

厄纳斯特·米勒尔·海明威(一八九九~一九六一)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杰出的文体大师,一九五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生于美国北部伊利诺依斯州芝加哥附近的小城橡树园镇,中学毕业后在堪萨斯城《明星报》任见习记者。曾经参加“一战”,负过伤,并获得多枚勋章。后又长时间担任记者。战争的经历影响到海明威创作的倾向,他后来创作的一系列“硬汉”形象显然与此有关,而记者的经历形成了他简洁的语言风格,被人称为“电报体”。一九二六年中篇小说《春潮》发表,因该书题词“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而形成“迷惘的一代”的文学流派,而海明威就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一九五二年发表了《老人与海》,五四年因为他“精通叙事艺术”和“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其实主要是因为《老人与海》所取得的成就,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一九六一年,因为无法忍受病痛,海明威用猎枪自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以及著名短篇小说《乞力马扎罗的雪》和《麦康白短暂的幸福生活》等。

《丧钟为谁而鸣》发表在一九四〇年,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写成的。小说描写的是美国人乔丹自愿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故事。乔丹的任务是与一支山区游击队配合去炸毁一座有战略意义的桥梁。可是情况发生变化,来不及与上级取得联系,炸桥的任务虽已完成,乔丹却负了重伤。他命令游击队员撤离现场,由他一个人阻击敌人……主人公也有过感情上的低落,但他所想的首先是怎样完成任务,对反法西斯战争也抱有乐观的态

度,认为西班牙人民必将取得胜利。

海明威鲜明的艺术风格对世界文学尤其美国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唁电中说:“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比厄纳斯特·海明威对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他称海明威为上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谁都不是自成一体的。一座岛屿,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那么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倘若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无论谁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孕育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约翰·堂恩



## 第一章

他匍匐在树林里褐色的地上，地上积着一层厚松针。双臂交叉着支着下巴。在高高的上空，风在松树林上呼啸而过。他俯躺着的山坡坡度不大，再向下却很陡，他看到黑色的柏油路弯弯曲曲穿过山口。沿着柏油路有条小河，山口远处的河边有家锯木厂，拦水坝的泄水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着白光。

“那就是锯木厂吗？”他问。

“是的。”

“我不记得了。”

“它造的时候你已经离开这儿了。老锯木厂还在前面，距离山口很远。”

他在地面上摆开影印的军用地图，仔细审视。老头儿从他肩后看着。他是个结实的老头儿，个儿不高，身穿农民的黑罩衣和灰裤子，脚上穿着一双绳底鞋。他爬山刚停下来，气还在喘着，一手搁在他们带来的两只沉重的背包的其中一只上面。

“这么说从这里是看不到那座桥了。”

“看不到，”老头儿说，“这山口一带因为地势比较平坦，水流不湍急。再向前，公路拐进林子不见了踪迹，那里地势突然低下去，有个很深的峡谷……”

“我没有忘记。”

“那座桥就在峡谷上面。”

“他们的哨所在什么地方？”

“哨所在你看到的锯木厂旁边。”

年轻人此时正在研究地形，他从褪色的黄褐色法兰绒衬衫口袋里掏出望远镜，用手帕擦擦镜片，调整焦距，景象在目镜中变得清晰，连锯木厂的木板都看见了，他还看到了门边的一条长板子，



敞棚里的圆锯,后面有一大堆木屑。他还看见一段把小河对岸山坡上的木材运下来的滑槽。望远镜中的小河显得清澈而宁静,水打着漩涡从拦水坝倾泻下来,底下的水花飞溅在风中。

“没有岗哨。”

“锯木房里正在冒烟,”老头儿说,“还有衣服挂在晒衣绳上。”

“这些我都见到了,但看不见岗哨。”

“有可能在背面,”老头儿解释说,“那儿现在挺热。他也许在背阴那头我们看不到。”

“也许吧。另一个哨所在哪儿呢?”

“在桥的下边。在养路工的小屋边,离山口五公里的里程碑那里。”他指指锯木厂。

“这里有多少士兵?”

“也许有四个加上一个班长。”

“下面呢?”

“更多。我能打听清楚。”

“桥头的情况呢?”

“总是两个,每边一个。”

“我们想要一批人手,”他说,“你能召集多少?”

“无论你要多少,我们都能召集到,”老头儿说,“这一带山里现在就有不少人。”

“有多少?”

“一百多个。但是他们三三两两散开了。你想要多少人?”

“等我们侦察了桥以后再告诉你。”

“现在你就想去侦察桥吗?”

“不。现在我想去找个地方把这炸药藏起来,需要的时候再去取。我想把它藏在最安全的地方,假如可能,离桥不多于半小时的路程。”

“那简单,”老头儿说,“从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到桥头全都是下坡路。不过,我们现在要去那儿需要认真地爬一会儿山啊,你饿

不饿？”

“饿。”，年轻人说，“不过，我们过后再吃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竟记不清名字，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好的预兆。

“安塞尔莫，”老头儿说，“我叫安塞尔莫，老家在阿维拉省的巴尔科城。我帮助你拿那只背包。”

这年轻人是个瘦高个儿，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和一头闪亮的金发，他穿着一件晒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衫，一条农民穿的裤子和一双绳底鞋。他弯下腰去，用一条胳膊伸进背包皮带圈里，把那沉沉的背包甩上肩头。他把另一条胳膊伸进另一条皮带圈里，使背包的重量全负担在背上。衬衫上原来被背包压住的地方被汗湿了。

“我背上它啦，”他说，“我们如何走？”

“我们爬山。”安塞尔莫说。

他们的腰被背包压弯了，身上淌着汗，在山坡上的松树林里一步步向上爬。年轻人发现并没有路径在林中，但是他们继续向上攀沿，绕到了前山，这时跨过了一条小溪，老头儿踩着溪边石块稳步向前走去。这时，山路更陡，爬山更难了。到后来，溪水好像是从他们头顶上一个光滑的花岗石悬崖边上倾泻而下，于是老头儿停下了步子，在悬崖下等着年轻人赶上来。

“你行吗？”

“没问题。”年轻人说。他满身大汗，因为爬了陡峭的山路，大腿的肌肉开始抽搐起来。

“在这里等我。我先去告诉他们。你带了这玩意儿总不希望人家朝你开枪吧。”

“当然不希望，”年轻人说，路远不远？”

“很近。请问你贵姓？”

“罗伯特。”年轻人回答。他把背包，轻轻地放在溪边两块大圆石之间。

“那么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接你，罗伯特。”

“行，”年轻人说道，“是不是你打算以后走这条路到下面桥头

去？”

“不是，我们得走另一条路。那条路比较近，而且容易走。”

“我想藏东西的地方最好不要离桥太远。”

“你看着办好了。要是你不满意，我们找别的地方。”

“我们瞧着办吧。”年轻人说。

他坐在背包旁边，看着老头儿攀登悬崖。攀登这悬崖不难，而且这年轻人发觉，从老头儿不用摸索就找到攀手地方的利落样子看来，这地方他已经爬过很多次了。然而，待在上面的人们一向小心地不留下任何痕迹。

这年轻人名叫罗伯特·乔丹，他饿极了，而且满怀心事。挨饿是常有的事，但不常有的却是担心，因为，他对自己的处境一向并不注意，并且经验告诉他，在这一带开展敌后活动非常艰难。假如你有个好向导，在他们防线中间穿插也好，在敌后活动也好，都不是难事。问题只在于如果被敌人抓住，事情就不好办了。此外，就是判断可以信任谁。对于和你一起工作的人，你要么完全信任，要么丝毫也不信任，在这方面你必须作出一个决定。这些都不使他发愁。但是不只是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

这个安塞尔莫一直是个好向导，他走山路的本领非常高。罗伯特·乔丹自己也是走山路的高手，但是，他从黎明前跟着他走到现在，他知道这老家伙能够让他累死在半路上。除了判断力，罗伯特·乔丹事事都信赖这个安塞尔莫。他还没机会考察这老头儿的判断力，不过，反正这一回应该由他自己来负责作出判断。不，他不为安塞尔莫发愁，而炸桥的事也不见得比许多别的事更难办。无论什么桥，只要你叫得出名称他都会炸，他炸过各种大小和结构的桥，即使这座桥比安塞尔莫所介绍的大两倍，这两个背包里的炸药和装置也足以把它全炸掉。他记得徒步旅行到拉格兰哈去的时候曾走过这座桥，那是在一九三三年。戈尔兹前晚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一幢房子的楼上曾给他读过关于这座桥的资料。

“炸桥本身没什么，”戈尔兹当时说，用铅笔在一张大地图上指

着。灯光照在他那有伤疤的光头上。“你明白吗？”

“是，我明白。”

“根本不算什么。只把桥炸掉只能算是一种失败。”

“明白，将军同志。”

“要做到配合发动进攻的时间，在指定的时刻炸桥。你当然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你的权利，同时也是你的任务。”

戈尔兹看看铅笔，然后，拿着它轻轻地敲敲牙齿。

罗伯特·乔丹没有说一句话。

“要知道，这就是你的权利和你的任务，”戈尔兹接着说，对他点点头。他这时拿铅笔敲敲地图，“那就是我的责任。那也正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

“为什么，将军同志？”

“为什么？”戈尔兹生气地说，“你经历过这么多次进攻，还问我为什么？什么能确保我的命令不被变动？什么能确保这次进攻不被取消？什么能确保这次进攻不被推迟？又有什么能确保实际发动进攻的时间和预定时间相差不会超过六小时？你有过一次进攻是按计划进行的吗？”

“要是你指挥进攻，就会准时发动。”罗伯特·乔丹说。

“我从来就指挥不了，”戈尔兹说，“我只是发动。但我就是指挥不了。炮队不属于我。我必须提出申请。即使他们有的东西从没按照我所要求的给我，那还是最小的事情。何况还有别的呢。这些人的作风你是知道的没有必要细谈了。他们总是出问题。总是有人来干扰我。你得了解这一点。”

罗伯特·乔丹问：“那么什么时候炸桥呢？”

“不能提前，进攻一开始就炸。这样，增援部队就不能从那条路开过来。”他用铅笔指着。“我必须肯定那条路上来不了援兵。”

“什么时候进攻？”

“我会告诉你的。但是日期和时间只能是一种可能性的参考。在那之前你必须准备就绪。进攻开始后你就炸桥。明白吗？”他用

铅笔指着，“这样他们增援兵力只能经过那条路。他们只有从那条路把坦克、大炮以至卡车开到我发动攻击的山口。我必须要把它炸掉。不能提前。否则的话，如果进攻推迟，他们就可以把桥修好。那可不行。在进攻开始的时候，就必须炸掉，我必须要有十足把握。岗哨只有两个，跟你一起去的那人刚从那里来。据说他非常可靠，你就会知道的，他在山里有人。你需要多少人，就要多少。尽可能少用人，但要够用。这些事我就不多说了。”

“我怎样才能断定进攻已经开始了呢？”

“将由整整一师兵力发动进攻。有飞机轰炸作先头部队。你耳朵不聋吧？”

“那么，当飞机扔炸弹的时候，进攻就开始了，这样的理解对吗？”

“你这样理解是不对的，”戈尔兹说，边摇摇头，“但是这一次，你可以这样看待。这是我布置的进攻。”

“我明白了，”罗伯特·乔丹说，“实话说。我并不十分喜欢这个任务。”

“我也是。你要是不愿意承担，要是你认为自己干不了，现在就说说。”

“我干，”罗伯特·乔丹说，“没问题，我去干。”

“我要知道的就是一点，”戈尔兹说，“那要绝对保证桥上不能有任何东西通过。”

“我明白。”

“我不愿意要求人做这种事，况且是用这种方式做，”戈尔兹接着说，“我不能命令你干什么事。我明白在我提出的条件下，你将被迫干些什么。我已经仔细解释，为的是要你明白种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任务的重要性。”

“你们怎样向拉格兰哈推进，如果桥炸了？”

“我们会在攻占厂山口后把这桥修好。这是一次十分复杂而漂亮的军事行动，如同以往一切军事行动那样。这计划是在马德

里制订的。这是维森特·罗霍，那位失意的教授的又一杰作。我像历来那样，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布置的这次进攻。尽管如此，这是一次大有可为的军事行动。我对这次行动比往常感到更为乐观。把桥毁掉之后，这一仗是很有把握胜利的。我们能拿下塞哥维亚。看，我来指给你瞧这是怎么回事。你能看到吗？我们的目标可不是这次进攻的山口的顶端。我们要守住它。我们的目标很远。看——在这里——像这样——”

“我还是不知道的好。”罗伯特·乔丹说。

“行，”戈尔兹说，“这样，你到了那边以后就会少一点思想负担，不是吗？”

“我就算不去那边也不想知道。那样，无论发生什么事，泄露情况的都不会是我。”

“确实是不知的好，”戈尔兹拿铅笔敲了敲前额，“有很多次我也希望自己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知道的有关桥的事，你知道了吗？”

“是。我明白。”

“我相信你知道了，”戈尔兹说，“我不再向你发表讲话啦。我们现在来喝点酒吧。话说得很多，我都口渴了，霍丹同志。你的姓氏用西班牙语念起来是很有意思的，霍丹同志。”

“‘戈尔兹’用西班牙语是怎么念的，将军同志？”

“霍茨，”戈尔兹笑了，露出了牙齿，从喉咙深处发出这声音，就像患了重感冒咯痰似的，“霍茨，”他声音嘶哑地说，“‘霍茨将军同志’。竟取了‘霍茨’——我明知道我要来指挥一个师，随便取什么名字都可以，假使我早知道‘戈尔兹’在西班牙语里是这样念的，我来这里打仗以前就另外给自己取个好一点的名字了。‘霍茨将军’。现在要改已经太迟了。你喜欢 *partizan* 工作吗？”这是个俄语中的词儿，指的是在敌后打游击。

“非常喜欢，”罗伯特·乔丹说。他咧嘴笑笑，“在露天活动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

“我在你那样年纪的时候也很喜欢这个，”戈尔兹说，“人家对我说，你炸桥是很在行的。干起来有条不紊。但这只不过是听说。我还没亲眼看见过。也许根本没有这回事。你真的把桥炸毁过吗？”这时他打趣地说，“把这喝了，”他递给罗伯特·乔丹一杯西班牙白兰地。“你真的把桥炸毁过？真的吗？”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你炸这座桥，可最好别说什么‘有时候’啊。得，咱们别再唠叨这座桥啦。你现在应该相当清楚这座桥了。我们非常认真，我们能开些大玩笑，是因为我们非常认真。听着，你在火线另一边有很多姑娘吗？”

“没有，没时间花在姑娘身上。”

“我不同意。任务越不正规，生活也就越不正规。你的任务真的不太正规了。还有，你得把头发理一理。”

“我的头发理得很好，”罗伯特·乔丹说。要他像戈尔兹那样把头发剃光才见鬼呢。“即使没有姑娘，我该思考的事情也已经够多啦。”他神色阴郁地说。

“还有，我该穿什么样的制服？”罗伯特·乔丹问。

“什么制服都不用穿，”戈尔兹说，“你的头发理得很不错。我是在逗你。你跟我很不一样，”戈尔兹说着又斟满了两人的酒杯。

“我从来不会为姑娘的事情而思考。确切地说我根本不思考。干吗要思考呢？我是将军。我从来不思考。别引诱我去思考吧。”

这时有个师部的人员坐在椅子上，正在研究制图板上的一张大地图，他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对戈尔兹大声地说了些什么。

戈尔兹用英语说：“闭嘴，我想开玩笑就开。那是因为我很认真，所以才开玩笑。现在喝完酒就走吧。懂吗，呃？”

“是，”罗伯特·乔丹说，“我明白了。”

他俩握了手，罗伯特·乔丹敬了礼，出来上了师部的汽车，老头儿等在里面，已经睡着了。他们乘这辆车一路经过瓜达拉马镇，老

头儿仍然在睡觉，车顺着上纳瓦塞拉达的公路，来到登山俱乐部的小屋，罗伯特·乔丹在那儿睡了三小时才出发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戈尔兹，戈尔兹有着一张白得出奇的脸，仿佛永远也晒不黑，鹰一样的眼睛，大鼻子，薄嘴唇，剃光的头上留着一条条皱纹和伤疤。第二天晚上，部队将集合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黑魇魇的公路上，长长的两行卡车在夜色中满载着步兵，配备沉重的士兵爬上卡车，机枪排把他们的枪支抬上卡车，坦克顺着垫木开上装坦克的长平板车。深夜，一师兵力被拉出去加以调置，准备进攻山口。他不愿想这件事。那不是他的事。那是戈尔兹的事。他只有一件事要做，那才是他应该考虑的，而且必须把它计划得非常清楚，把所有情况都估计到，不能发愁。发愁和恐惧一样糟糕，那只会使事情更难办。

这时，他坐在小溪边望着山石间清澈的水流。发现溪水对面有一簇稠密的水田芥。他淌过小溪，拨了两把，在水流中把根上的泥洗净，然后回身坐在背包旁，吃着那洁净而凉爽的绿叶和鲜嫩而带辣味的茎梗。他跪在溪边，把系在腰带上的自动手枪挪到背后，免得受潮。他两手各撑一块岩石，俯身去喝溪水，溪水清凉刺骨。

他撑起身体，转过头来，看见老头儿正从悬崖上下来。和他踮起的还有一个人，这人光着脑袋。也穿着这地区几乎成为制服的农民式的黑罩衣和深灰色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还背着一支卡宾枪。两人像山羊般灵活地从悬崖上爬下来。

他们正朝他的方向走来，罗伯特·乔丹站起身。

“你好，同志，”他对背卡宾枪的人说，并且微微一笑。

“你好，”对方勉强地说。罗伯特·乔丹望着他满是胡子茬的大脸。这张脸盘差不多是圆滚的，脑袋也是圆圆的，紧压在肩膀上。两只眼睛小而分得很开，一双小耳朵紧贴在脑袋上。他身子粗壮，高约五英尺十英寸，手大脚大的，鼻子破裂过，一边的嘴角被刀砍了，横过上唇和下颌的刀疤在茂盛的胡子中露了出来。

老头儿对这个人点点头，笑了笑。



“他是这里的头儿，”他露齿笑着说，然后曲起双臂，肌肉仿佛就鼓了起来。他半带嘲弄半带钦佩地望着这个背卡宾枪的人。“一条好汉。”

“我看出来了，”罗伯特·乔丹说，又笑了笑。他不喜欢这个人的神情，没有一丁点儿笑意在心里。

“你拿什么证明你的身分？”背卡宾枪的人问。

罗伯特·乔丹把别住衣袋盖的安全别针解开，从法兰绒衬衫的左胸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交给他。他摊开证件，犹疑地看看，在手里翻弄着。

罗伯特·乔丹看出他是不识字的。

他说：“看这公章。”

老头儿指了指印鉴，背卡宾枪的人，用手指夹着证件翻来复去地看。

“这是什么公章？”

“你过去从来没见过吗？”

“没有。”

“有两个，”罗伯特·乔丹说，“一个是 S.I.M.——军事情报部，另一个是总参谋部的。”

“的确，那个公章我以前见过。不过在这里是我说了算，”对方阴郁地说，“你包里藏的是什么？”

“炸药，”老头儿得意地说，“昨晚我们摸黑越过了火线，今天一整天背着这炸药走山路。”

“我需要炸药，”背卡宾枪的人说。他把证件还给罗伯特·乔丹，上下打量着他，“对。炸药对我很有用。你给我带来了多少？”

“这炸药不是给你的，”罗伯特·乔丹平静地对他说，“炸药另有用处。你叫什么名字？”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他叫巴勃罗。”老头儿说。背卡宾枪的人忧郁地望着他俩。

“好，我听说过很多夸你的话。”罗伯特·乔丹说。